W·塞门、H·涅尔逊合编：

《伦敦现在满文图书综合目录》

(W·Simo and G·H·Nelson：
Manchu Books in London, A Union Catulogue,
London
1977)

神田信夫著

薛　虹译

当今，满文图书虽说多在中国、日本，但是也散在蒙古、苏联、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伦敦是一个较大的收藏地。此次伦敦大学名誉教授塞门和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印本部部长助理涅尔逊合编的《伦敦现存满文图书综合目录》告成，作为大英图书馆的出版物，由大英博物馆出版部发行，是一八二页的大型精装本。

伦敦收藏满文图书最多的是一九七三年成立的大英图书馆，它接管了有悠久历史的大英博物馆的藏书，其质量在世界上也堪称屈指可数的。我于一九六三年在伦敦逗留中，对大英博物馆的东方印本写本部所藏满文图书作过调查，当时，曾蒙允使用放在阅览室的塞门教授编纂的满文图书目录。我记忆中的这个目录是写本从1号到19号，印本从1号到116号，还有相当详细的解题。根据塞门教授为这次出版的《图书目录》写的前言，得知当初教授编纂大英博物馆收藏满

文图书目录是在１９４０年。其后，到六十年代，由当时在东方印本写本部工作的格林斯台（E·D·Grinstead ）按照教授的手稿打字３７页而成的目录。我所见到的，可能就是这一份。此外，格林斯台增补了７页，这７页是索引以及为参照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及印度省所藏满文图书用的资料。一九六八年塞门教授又编纂了已故伦敦大学副教授马库利维（H·Mcaleavy）赠送的满文图书的目录。

接着，涅尔逊帮助塞门教授改订重编，完成了这个迄今最完全的目录。为编这目录，彻底搜检了大英图书馆各部门所藏的满文图书抄本的同时，还全部网罗了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印度省图书馆的文书馆，国立公文书馆、英国海外圣书协会、皇家亚洲学会、皇家地理学会等所藏的满文图书，完成了伦敦现存的满文图书综合目录这件大业跡。东方和非洲学院所藏的满文图书，在伦敦仅次于大英图书馆，其他各单位所藏数量未必很多，但却有他处所不见的稀本，因而也是重要的。只是皇家亚洲学会所藏满文图书，已同汉文图书一道，长期借给里茨大学，仅将尚留在该学会内的写本部分收入这个目录之中。不仅如此，编者还对伦敦的皇家学会、皇家中亚学会以及估计可能收藏满文图书的传道会等都进行了调查，可惜未能有所发现。编者并未限囿于此，并且对个人藏书以及意想不到的图书馆，都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调查，其勤恳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关于这个目录已经编纂这件事，我是从一九七五年初夏访问伦敦的松村润那里知道的。松村逗留伦敦期间曾见到了接近完成的原稿，并提出了种种意见。第二年秋，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印本部代理部长葛德纳（K·B·Gardner）来东京，获悉已经编纂完了即将出版的消息，对之抱有极大的期待；现在得见实物，其精致令人不胜感叹。自一九四〇年以来，经过近四十年间的岁月才得以完成，因此，对塞门教授、涅尔逊先生的非比寻常的毅力和劳动，衷心致敬，并对国际的满文学界称庆。大英图书馆对这个《综合目录》的出版也看得很重要，为纪念它的出版，自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到六月三十日的四个月间，举办了满文图书的专题展览，其间，并为之编制了展览目录并附有满文的历史和文化、西方对满文学研究的状况等简介性讲义，由此可知大英图书馆 热中于此的劲头，不能不说是非常突出的。

这个目录，在首卷开头处是前面已提到的塞门教授写的前言，说明编纂的经过；其次是序论，包括目录的概要、凡例和谢辞。目录正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写本、第二部分为印本、第三部分为复制本和罗马字母转写本。每个部分又分为语言、经学、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政治、文学、医学各类，但第一部分即写本部分没有经学和医学类。虽说是满文图书，但是，凡是有满文文字的图书都包括其中了，所以写本部分也包括西欧编纂的满语——拉丁语辞典、满语——法语辞典。一般地说，第一部分为五十一种、第二部分为一百四

十九种。第三部分为七十九种，但在第二部分即印本中由于有同一版的重本，不同印版的重本等情况，因而在同一个号码的下边又用A·B·C……的标号列出各种本的清单。第三部分即复制本和转写本中也有不同本的情况，也是同样处理的。所以，这本目录所著录的图书总数，是超过上面所记的数字的。

其次，准备介绍一下目录所列项目。书名，无论是满文、蒙文、藏文还是汉文，皆用罗马字母转写，汉文并附写上汉字。其次，是精细地一一列明册数、卷数、套数、开本的纵横长度等项，再后是著者姓名和著书的年次、发行者及发行年次。再后是简要的题解，最后是该书收藏单位、图书号码、函架号码等均一一记明，因之，使用颇为方便。

另外，凡有必要记载参考文献时，都记明参考文献名称和页码。列举的参考文献有福克斯（W·Fuchs）教授的《满文书志》（Beiträge Zur Mandjurischen Bibliographie und Literetur, Tokyo 1936），穆麟德夫（P·G·Von Möllendorff）、兰发（B·Lanfer）等人的满文文献解题，渡边熏太郎的《增订满文图书目录》、李德启的《满文图书联合目录》、包贝（N·Poppe）教授的《东洋文库所藏满蒙文图书目录》等有代表性的满文图书目录，还有战后在伦敦调查过满文图书的池上二良教授写的《关于欧洲的满文文

献》及该文的《补遗》（载《东洋学报》四五之三、四七之三）以及我写的《现存的满文文献》等二十种。并且在必要的地方有註，有的地方还列举了参考文献所应参考的文献。如此详尽地列举参考文献并且加註，对利用者来说，实在特别方便。但对编纂者来说，确实不是容易的，所付出的辛勤实在太多了。

第三部分收录的复制本和罗马字母转写本，本来和满文图书不是一会事，在这以前还没有收录这一类的目录，因而这部分目录对于研究者来说特别有用。台湾故宫博物院前几年发行的影印本《旧满洲档》和由我们用罗马字母转写并有译註，由东洋文库出版的《满文老档》等大部头的书籍，以及诸如福克斯教授发表在《Monumenta Serica Ⅴ》上面的论文中转写并翻译的崇德四年的文告，以及见于多种杂志论文中的短东西，也都精心地一一列举。

卷末附有十二页的十种珍贵图书和文献的照象版，包括皇家亚洲学学会收藏的阿谬（J. Amyot）的《满法辞典》（P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 Francois Paris 1789—1790）的原写本、我在前面曾说到的那个东方和非洲学院收藏的满文《元史》稿本，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有满文说明的塞外地图等。图版之后是索引，先是罗马字母的著者、编者、翻译者的人名索引、书名、文献名的索引，其后是按汉字笔划顺的同一人名、书名索引，是一分很周详方便的索引。

以上是对这个目录所作的简要说明，并且指出了是一件壮观的业绩。但是对图书的解题方面，想举出一二应该注意的地方。第一点，第一部分写本第35页I·31号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是东方和非洲学院收藏，我曾见过实物，在拙著《欧美现存的满文文献》（见《东洋学报》四八之二）和《现存的满文文献》中均略有涉及。该学院收藏本仅有卷255一册，其内容为 boigon i jurgan ，fulun caliyan geren golo i coohai caliyan uju（户部、俸饷、各省俸饷一）。会典事例，有嘉庆年间编纂本和光绪年间编纂本两种，将该藏本对照汉文本，从内容上可知，显然是光绪年间本。可是该目录却说明为嘉庆二十三年本。嘉庆本卷255为礼部，内容完全不同。光绪年间《会典事例》满本文，据我的了解，在华盛顿美国议会图书馆藏有十三册，东柏林的德国国立图书馆藏有包括残本在内五十八册。福克斯教授写的、作为《德国现存东方写本目录》之一而发行的《满文写本稀靓印本》一书第110页说："慕尼黑的民族博物馆和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语言科还各存有一册。这个目录将东柏林的五十八册也作为嘉庆二十三本了，实际却是光绪年间本。

第二点，是关于第三部分复制本第136页Ⅲ·38号的《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案》的问题。它是一九四二年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发行的，第二年由该处用罗马字母转写，附有日语的函词直译，一册本印刷。伦敦仅仅有复制本，说明中应该写出另有原本存在，

则更为合适些。

在英国，伦敦以外其他各地还有收藏满文图书的大学或图书馆。牛津、剑桥自不待言，我实际调查所知曼彻斯特的约翰·拉兰茨图书馆等处也收藏有相当稀有的满文图书。编者在序言中说，不准备再编纂全英国的满文图书的综合目录。其所如此，是因为德国开伦大学基姆（M·Gimm）教授有出版全世界的满文图书综合目录的计划。这个宏伟的计划，塞门教授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已经倡导，现在，基姆教授正在进行中。这个工作不论从时间上来说，还是从所需劳动来说，都是不容易的当然，其前提仍是必须先完成各国各图书馆的目录。在不足二十年间里在德国有前面所说的满文图书目录和我东洋文库的目录出版外，乌兰巴托的国立图书馆的满文图书、列宁格勒的满文写本等的目录出版，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满蒙藏文图书目录也打字印刷。近年，松村润完成的华盛顿的议会图书馆的满文图书目录，已在《东洋学报》（五七之一、二）上发表，据说巴黎国立图书馆由皮依勒孟（J.M·Puyraimont）女士编成目录。近年，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影印了《旧满洲档》及满文老档等大量的满文文献。所以曾暂时沉滞的满语学，再呈现了国际性的活跃。极近，美国印第安大学的乌拉尔、阿尔泰系出版了满语学的专项动态“Manchu Studies Newsletter”（满文为manju tacin i mejige）。在这样情况下，

《伦敦现存满文图书综合目录》出版，应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今后，如果都能仿此编纂各地的目录，全世界的满文图书综合目录的完成，将指日可待。

译自《东洋学报》第59卷第3、4号

《批评和绍介》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行
“清代民族统治政策”座谈会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集》编辑组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邀请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举行了“清代民族统治政策”座谈会。

座谈会集中讨论了清代民族统治政策的阶级实质和基本方针、清代民族统治政策的特点及客观效果、清代的旗盟制度以及清政府对喇嘛教的政策等问题。

一、清代民族统治政策的阶级实质和基本方针：

与会者认为：清代的民族统治政策是清王朝统治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民族统治政策。但从历史主